群經識小

羣經識小卷三

高郵李惇著

刪詩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誤矣卽刪詩之說亦非孔子攷訂詩篇使之得所則有之刪則未也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刪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衛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刪所刪者何等詩耶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節夫子獨刪去貍首何也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詩

不止於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數夫子豈取既刪之後以爲言而曰人誦我所刪之三百乎必不然矣

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止存其五所亡者多矣倩盼唐棣二詩見於論語孔子時尚未亡而不在三百篇者或亡於夫子之後與若謂夫子刪之則素絢之旨嘗與子夏發明之室是遠而亦與遠莫致之同耳獨刪此篇何耶觀南陔六詩則此二篇亦不足怪矣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志在進賢哀窈窕思賢才以爲君子之善匹是其德也思得賢女以共承君子正與不

妒忌之德相合以義會之其爲后妃所自作與卽以爲詩人所作亦是代寫其意二章輾轉反側云云皆從后妃意中寫出也集傳謂宮中之人所作不知所謂宮人者何人乎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屬之文王乎抑宮人自謂乎以宮人爲妾媵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夫人偕來或有幼而待年於國者不應夫人未得先有妾媵也以憂思屬之文王則親迎于渭正在文王初載不必有寤寐反側之憂也若屬之宮人則文王是時方爲世子世子之宮不過師保賓友郃陽渭涘天作之合亦不必勞左右晢御之憂思也反覆思之不得其

說若謂好逑非后妃不能當則兎罝之詩亦曰公侯好仇矣

車字古音

釋文曰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謹案韋昭之說非也古無今麻馬一部聲音車字皆讀若居此章王姬之車與華（古音敷）爲韻采薇四章同北風三章與狐烏爲韻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何草不黄末章與狐爲韻卷阿末章與馬（古音姥）爲韻韓奕三章與屠壺魚蒲且胥爲韻江漢首章與旟舒鋪爲韻

易睽卦上爻與孤塗弧弧爲韻困卦四爻與徐爲韻皆其證

城隅

考工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三者城隅爲最高故傳云城隅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鄭注考工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賈疏云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城隅及闕皆有浮思刻畫爲雲氣並蟲獸者也浮思一作罘罳釋名云罘罳

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也集傳云幽僻之處似非

錯文

竹竿二章遠父母兄弟檢古本本作遠兄弟父母母字古讀若米與上右古音以字古音正合今監本弟字下仍有叶滿彼反四字滿彼正與母字古音合可知朱子所傳之本仍作遠兄弟父母後乃誤倒其文耳亟宜改正

河廣

衛都本在河北至魯閔公二年渡河而東遂在河之東

南河廣篇乃夫人思宋襄公而作襄公以魯僖公九年立則在衛遷都後而猶以河廣見義殊屬不合然案宋桓公之立在魯莊公十二年則夫人之歸當在衛未遷都之前其作此詩蓋傷己之見棄不盡思襄公卽以爲思襄公亦不必在襄公旣卽位之後序云思而不止可知其不一思也

月出之光

傳云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然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後若如傳說則以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前矣集傳又云心常恐

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案蒼蠅之聲與雞鳴不相似
也所以作此解者以次章月出之光在東方明之前且
月光與東方相似故爲此迂迴以使二節相合其實義
多不可通也李厚庵引印古詩話云古本作日出之光
葢日月古字相近遂致譌誤案如此則二節下二句皆
進一步說言非特雞鳴也已聞蒼蠅之聲矣非特東方
明也已見日出之光矣於儆戒之意實爲脗合古者人
臣朝君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儆戒之時非必眞
見日出也但言其時之迫耳天將曙而月出惟晦前二
三日爲然不若日出之有常期也末節蟲飛薨薨蒼蠅

卽在其中皆將旦之景也疑前二節促之使興此或方興而語之耳

孔疏謂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依集傳則二章上二句乃夫人告君之辭下二句則詩人敘其事耳今案文義三節通篇皆夫人之言也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箋以歸止爲初嫁於魯皆刺桓公不能制文姜也集傳以爲刺魯莊公而以歸止爲歸齊謹案以歸止爲初嫁似無可刺集傳作刺莊公較長然

歸止乃歸魯非歸齊也春秋於文姜之事屢書不一書
自與桓公如齊以後凡十書其出而未嘗一書其歸蓋
既不可以告廟故史亦不得書也然有出則必有歸載
驅刺文姜之淫於齊也敝笱刺文姜之自齊而歸魯也
桓公遇害於齊禍始於夫人夫人不可以歸既歸爲公
論所不容復孫於齊自後又不可以歸其他與齊侯淫
於竟上皆不可以復歸魯人若能以禮絕之則可矣而
文姜方且挾大國之勢多其扈從如雨如水魯人聽其
出入而終不能制此詩之所以作也槩作歸齊似與載
驅章無別

展我甥兮

序云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集傳亦曰此詩人之微辭也謹案此說與公羊傳合而以春秋經斷之則公羊之說非也文姜歸魯在桓公三年莊公之生在六年公與夫人如齊在十八年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同非吾子之譖何自而來本無嫌疑詩人亦何所用其微辭哉案爾雅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莊公忘父之讎結婚於齊於內則丹楹刻桷於外則觀社納幣盛飾威儀侈逞技藝齊人見之歷贊其美以爲信足爲我之甥而刺譏之意自在

言外此立言之妙也然則是詩之作或當在納幣時矣

變文協韻

陟岵三章其第三句皆讀至役字句絕謹案首章子字與已止爲韻次章季字與寐棄爲韻三章弟字與偕死爲韻當讀至子字季字弟字句絕而以行役二字屬下句向來讀者皆誤集傳云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其說雖妙然看來只是變文以協韻耳

伐檀

伐檀三章首三句言所用之不當其材也次四句譏在位者之無功而受祿也末二句以君子規在位之貪鄙

與
天官之屬雖有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別統言之則皆曰
寺人瞻卬三章云時爲婦寺是也此寺人卽是巷伯鄭
箋以爲二人似太拘
　濯溉
泂酌篇可以濯溉毛傳溉淸也王懷祖曰上章可以濯
罍罍尊名也溉亦當爲尊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壝用
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
概凡疈事用散鄭注云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
帶者賈疏云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

之義然則社壝用蜃祼事用概蜃概皆尊名也故云可以濯罍可以濯溉實爲確解案周禮大宗伯注溉祭器釋文云溉本或作概溉概古二字通也

替引爲韻

詩古音有絕不可曉者如召旻五章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替與引實不可合故顧氏炎武詩本音亦闕之今案替當讀若聽離騷經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詩與引叶騷與艱叶同在眞文一部也

阮共

毛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以阮徂共爲三國者用魯詩說也其所以用魯詩說者以下侵自阮疆爲周侵阮國之疆因以以遏徂旅解爲徂國之旅遂並共解作三國也今案徂往也徂旅徂字承上侵阮徂共之徂不必爲國名而阮疆乃周與密接界之地亦非國名則阮與共宜皆爲周地戴氏云侵阮徂共猶云侵鎬及方云爾下侵自阮疆戴氏疑侵乃寢字之譌葢因上侵阮之文而誤此節言周既克密而遷都之事則陟岡以望岡陵泉池無敢犯我因卜吉而遷都焉其說亦精毛以阮爲周地鄭以密距周侵阮徂共之命朱子作詩

集傳始以共爲阮國地名而蒙引以文王爲方伯密人侵阮爲距大邦可謂杜撰蓋旣未讀鄭箋且並未會下節經文也前明人解經往往如此

詩集傳旣知密在寧州程邑在咸陽乃云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豈非徙都於密乎

執競

序以執競爲祀武王朱子因有成康字而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說之得失吾不敢定但如集傳之說不知是詩將用之犆祭將用之祫祭與用之犆祭則其辭夾雜用之祫祭又不止三王也若以洛誥烝祭歲之文例之

則彼乃告周公留後之事非常祭也且文王武王開基之主又豈成康比邪

半句爲韻

顧亭林言詩有半句爲韻者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與鷕爲韻盈與鳴爲韻嘗以其類推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與悠爲韻（蕭古讀若脩詩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又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是也）鳴與旌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與噦爲韻正與冥爲韻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菶與雝爲韻萋與喈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與積爲韻疆與倉爲韻易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與羊爲韻實與血爲韻禮

記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與坐爲韻右與起爲韻右古音以亦其類也

男培紫敬鐫

群經識小卷三

羣經識小卷四

高郵李惇著

鄉老鄉大夫

地官序官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注云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謹案鄭氏以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自此而外無別有所謂公者三公之數又與六卿相符且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或三公兼掌其教也而其說多不可通六官分職此既隸於司徒則皆司徒之屬官也三公

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且三公亦無定員卽六卿兼之依尙書周官篇則三公且不必備矣此六鄉如何能合耶竊謂此鄉老鄉大夫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曰公曰卿尊其名耳非朝廷之公卿也豈獨公卿卽下文州長等之爲中大夫下大夫亦厚其祿秩如大夫耳不然六鄉當有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安得如此之多耶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亦然不然豈天子止六卿而后乃十二卿乎且如周召分陝三公二伯卽在六卿中成王傳顧命時召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司馬爲太師毛公以司空爲太傅召公畢公

又分司二陝又主各方諸侯職尊任重恐無暇兼與六鄉之教也鄭氏泥公字字面爲是解釋誤矣然鄭氏雖以鄉老爲三公而未嘗以鄉大夫爲六卿故賈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其說諒哉後儒乃因鄭說循例以六卿卽鄉大夫蔡九峯氏且據以釋甘誓之六卿展轉牽合失之愈遠矣

注云老尊稱也其說甚當卽公之稱三達尊皆得稱焉史記新城三老董公漢書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

方之老人也䖍宏傳有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方言凡尊老周秦晉隴謂之公此鄉老或致仕尊官或鄉黨重望故尊之曰公既無職掌則其人亦不必備也

州長職云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注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案此詎知非在朝之三公六卿也若三公六卿則不當卒於州涖其事者亦非州長矣

夏官序官云王六軍軍將皆命卿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釋曰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

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以下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謹案經言軍將皆命卿則六軍之將即六卿爲之無煩於選惟六軍之吏師帥旅帥以下以六鄉之吏爲之則必選其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賈釋謂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是也葢古者文武合一既爲六卿則皆有武德惟鄉吏乃可言選也注選於二字包下爲言也賈

釋尙未淸出便使後學目迷

諸侯封地

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人多是孟子而非周禮不知孟子所言特其畧耳封國之制即不盡如周禮所云然其時自有數大國如宋爲王者之後齊太公之元勳懿戚魯伯禽衛康叔之親且賢自當卓越等常必謂儉於百里則誤矣考之經傳宋地自今歸德府東南

至徐州齊地自今青州府西至濟南東昌魯地自今兗州府南至海州衛地自今懷慶府東至濮州大率皆跨五百餘里之地賜履之文見於左傳大啟之說見於魯頌淇泉帝邱見於詩及春秋商邱彭城見於春秋經傳豈盡由吞幷而始大乎證據顯然不必細算田賦出車之數參以山川附庸之說爲此紛紛議論也史記漢興諸侯年表云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斯說得之

九數

先鄭注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謹案賈疏止釋重差句股而不及夕桀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疏又云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今監本三者並載蓋後人因馬注而攙入耳

潁湛

職方荊州其浸潁湛鄭注云湛未聞謹案襄十六年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解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云湛水出犨縣北東南流歷父城東南水北山有長阪故有湛阪之目又東南逕蒲

城北又東入汝水名地境皆與經符而鄭不之及者豈謂是水不足以當之與抑如道元所謂偶有不照與

嘔夷

幷州其川虖沱嘔夷鄭注云嘔夷祈夷與出平舒謹案嘔夷非祈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胡氏渭曰漢志代郡平舒縣注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水即㶟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舒則大同之廣靈縣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祈夷水源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滱河東至

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水經注曰滱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作高是即嘔夷之水也葢嘔滱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滱河也并州之川惟此與虖沱相埒鄭氏以祈夷當之疑誤

前疾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鄭注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謹案前疾疾字今本經注並譌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葢訓疾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胡詩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作前侯侯猶胡也論語邢疏引周禮亦作

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考古韻侯本音胡當在魚虞部詩載馳與驅爲韻羔裘與濡渝爲韻無羊餱字與具爲韻行葦鍭字與句樹侮爲韻下及漢賦猶然故喉嚨亦謂之胡嚨萏二字音同也今本作疾萏與侯字字形相近而譌

又案說文軓字下注云車軾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則字當作軓然先鄭所謂前胡亦與軓相接義皆可通若前疾則費解矣

贊者盥升

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鄭注云盥

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謹案上文云設洗直於東榮則洗當在阼階東鄭不當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也盥之當於洗西者以贊者隨賓入門當由西方之陳主人之兄弟立於洗東贊者之盥自當由洗西也升之當由賓階者以賓在西序贊者隨賓升降皆當由賓階賓之盥由賓階升則贊之盥亦當由賓階升也鄭氏恐人以洗在堂下之東立又在東房中誤認由阼階升故曰由賓階升也然盥之當於洗西與升之當由賓階自是二義鄭氏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之義殊爲不協汪稚川曰經文於洗西三字當是後人誤取注文混入其經文

云贊者盥升故鄭以於洗西釋盥字以由賓階釋升字也

管笑籚

昏禮婦執笲棗栗鄭注云笲竹器有衣者其形葢如今之筥笑籚矣賈疏云如今之筥笑籚者此舉漢法以況義但漢法去今已遠無可知也謹案說文凵字注云凵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又云凵或作笑凵盧卽笑籚也又云盧飯器也筥箱也箱飯器也然則箱卽筥筥卽笑籚也急言之則曰筥徐言之則曰笑籚耳

豫樹序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云豫當作榭周禮作序謹案榭字今音與豫序若不相近而古音讀若豫豫榭序三字音相近故彼此參錯互異而其義一也榭字從射得聲射字古音亦讀若豫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作字諧聲者十之七八即訓詁亦多取音相近者春秋經文三傳參錯亦多因音近而異不知古音遂不知其譌異之故且亦不見古人訓詁之妙矣

出妻之子爲母

喪服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子夏引舊傳以

解已意也下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鄭注無文賈疏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爲舊傳之文與尊者爲一體二句爲子夏之傳顧亭林又謂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爲經之正文與尊者二句乃子夏之傳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當另爲一條而今本誤連之也謹案子夏本引舊傳以證已說賈疏反以與尊者二句爲子夏釋舊傳之文誤矣然案經文但言出妻之子爲母不必言爲父後而無服者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似傳文不似經文竊謂此二條皆是子夏補出皆引舊

傳爲誣文法絲毫不爽則兩條並子夏之言兩引舊傳無可疑也又檢後緦麻條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言知與尊者二句的是舊傳之文顧氏之說亦誤也

禫或爲導

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亦云禫或皆爲導導禫二字音不相近檢說文西字注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案導服卽禫服也是知古禫導二字通而近世字書皆未之攷也

脫文譌字

顧亭林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案昏禮一條顧云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今檢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有此十四字知朱子時尚未脫也下有注曰姆教人者四字不知此四字外別有注與疏否也鄉射一條檢明鍾人傑刊本尙有此七字又案覲禮中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鄭注云乃猶女也

今監本及諸刻本邦字皆譌作拜字文義全不可解亟宜改正

請入爲席

曲禮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鄭注云爲猶敷也下云然後出迎客客固辭鄭注云讓先入正義云主人請入爲席者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後出迎客者入敷席竟後更出迎客也客固辭者再辭不先入也謹案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又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

門右賓奉贄入門左皆無既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之事竊謂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當作一句讀謂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先獨入敷席然後出迎客也此疏主人賓未入故下云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謂客固辭主人之先入爲席於是主人乃肅客而人也葢主人嚮已正席今客至門而又請先入爲席所以示愼也客固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爲席非辭已之入也禮入門亦無固辭之文疑注疏之說誤也

飯不從卞

三飯釋文云飯扶晚反下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

食旁作反扶晩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謹案說文飯字本從食反聲注釋家作實字用者則讀扶万反作活字者則讀扶晩反非有兩字也後有食旁作卞者葢後人惡反字而改作卞也正猶汳水之汳說文亦從水反聲後亦改作汴人見汴字諧聲更直捷故不能返其本耳

古文無卞字卞字卽弁字之譌弁字篆文作𢍏漢人寫作卉後又寫作亣隸字從省遂寫作卞字形三變而字則一也弁初爲弁冕之弁象形也後用作弁急之弁則取弁音後人因弁譌爲卞遂分作兩字非也飯字本從

反得聲不從弁故說文無餅字

乘邱之戰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注以敗績爲大崩末之卜者言卜國微弱無勇也謹案春秋莊公十年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則是戰魯未嘗敗其曰馬驚敗績者乃車之敗非軍之敗也因馬驚而敗績其爲車敗可知賁父他日不敗績云云語意自明若大崩豈專咎御者之無勇乎古人車敗亦曰敗績襄三十年傳曰則敗績

厭覆是懼是其證車敗是御者之罪與右無與貢父覆車而言卜國之無勇殊不相及考古者出軍御與右皆卜周禮筮人八曰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史記晉世家晉卜御右慶鄭皆吉是也竊謂末之卜者言未嘗卜其吉耳公意本責貢父貢父亦遂自責赴鬬而死後因浴馬而知非其罪遂誄之似皆指貢父一人二人皆死之說亦非定論也

朞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即上條門人問於子思謂子之先君子喪

出母者是也顧亭林謂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謹案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伯魚旣爲夫子之後則不當爲出母服仍爲服期者伯魚之過禮也至期而猶不除則更過矣故夫子曰嘻其甚也前此過禮而夫子不禁者聖人善體人子之情不忍奪之也聞父言而遂除者伯魚自知其過也若論喪禮自以子思爲正顧氏因出母之喪爲父後者不當服而疑此條爲父在爲母果爾則夫子自有期服伯魚當從夫子而除矣且親喪外除雜記

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今時方及期夫子何至責其過甚而使之急除哉

昧當作沬

面不成昧鄭注云昧當作沬沬靧也王懷祖曰釋文云沬亡曷反其音非也亡曷反則音末說文云沬洗面也從水未聲或作頮又作靧故鄭注云沬靧也內則云面垢燂潘請靧書顧命云王乃洮頮水漢書作王乃洮沬水昧沬聲相近故鄭注云昧當作沬是言足正釋文之誤余案說文沬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音末其字從本末之末與此從午未之未者迥別左傳曹劌史記作

曹沬沬字亦當音誨索隱讀爲末亦非也

悼公之喪

悼公之喪一條自食粥以下先儒以爲皆敬子之言謹案昭子訪於敬子敬子答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不以情居瘠之說而斷然食食玩其文意吾三臣者以下當是昭子答辭中間少一曰字耳古書問答之語如此者甚多

集說引應氏曰季氏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子細繹之殊不謂然三家之勢季氏最橫孟氏最弱敬子承昭子之問而言其不能居

公室且曰我則食食專斷甚矣於情事殊不合且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當不至無忌憚若此

舞斯慍

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正義云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此以意爲之說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有舞斯慍句并注皆衍文說較勝孔疏

九原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

確後人泥用已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即古原字故注亦讀爲原釋文云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爲錯誤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悔其過禮也自吾母二句自言其情也先儒解情字泥作情實之情於義似短

有過而能自悔兼能自暴其僞固不害其爲賢然當哀痛迫切之時猶有作僞之心則或中人以下者有然子春受敎曾子下堂傷足深以忘孝之道爲憂當不至作

僞如此

明堂月令

月令鴻鴈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今月令者呂氏春秋是也謹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鄭注云今月令無于時而呂氏春秋有于時字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云今月令作爲爲詐僞而呂氏春秋仍作作爲然則孔說非也考之漢時有明堂月令鄭注於淫雨蚤降下云今月令曰衆雨說文𩅰字注引明堂月令曰𩅰雨命漁師伐蛟下注云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說文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舫榜音相近

固封疆

下注云今月令疆或爲壐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壐然則鄭注所謂今月令卽明堂月令非呂氏春秋也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

決獄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釋文作審斷決下注曰一云斷絕句決字下屬謹案傷創折斷四者一層重一層上四句皆二字句下四句皆三字句截然整齊今皆讀審斷決爲句獄訟必端平爲句審斷決三字同義且與下嚴斷刑犯複獄訟上去決字則端平二字亦無所屬矣亟宜改正

文王世子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說者皆知其妄矣今案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亦妄也成王踐祚書曰沖人邪晉應韓皆成王之弟豈武王諸子皆生於八十後乎邑姜爲武王元妃其年亦當相並成王叔虞皆邑姜子於理更不可通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葢武王克商後六年而崩言其以暮年受命非謂耄耋之年也注家因此致誤遂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愈失之矣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商告周公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如其說武王克商年尚未六十

亦一證也

錯文

樂記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謹案以敬四海之內句文義不協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亦與上下文俱不合葢錯文也集說引應氏鏞之言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其說甚佳愚謂四海之內四字或當在以敬上其文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似更明愜

相近

粲法相近於坎壇鄭注云相近當爲禳祈蓋相音與禳
迎近古音記與祈近故鄭氏以爲禳祈蓋以音之近而
誤也陳澔不知古音疑相近禳祈四字音義皆不合故
以已意改爲祖迎謂是字畫之誤案篆文相作相祖作
祖近作欲迎作御字何嘗相近乎
相禳皆在陽韻詩杕杜近與偕邇韻崧高往近王舅鄭
亦云近音記陳氏誤改相近二字猶不知術遂同音而
改學記術有序作州有序也
集說又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謂送之亦必
有其禮亦是意爲之說四孟之月迎春迎夏迎秋迎冬

皆導迎其氣也豈必有迎卽有送乎

大學中庸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數百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

耽

詩釋文湛啟南反又作耽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宗廟之禮節

鄭注云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謹案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參之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則爲兄弟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其長者爲長兄弟

餘爲衆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以此言之則所謂序昭穆者言子姓在阼階之東次立之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爲一班不相混亂也集注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言室中祖考之位也子孫亦以爲序者言此次立之禮也所謂序爵者兼同姓異姓而言其異姓以貴賤爲序固不必言同姓之有爵者亦以爵之貴賤爲序鄭引文王世子所謂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是也惟無爵者及爵同者則依昭穆爲次耳若如蒙引以序爵爲異姓則同姓之中獨無公侯卿大夫乎若有之而不以爲序不與文王世子之說背乎序

事亦以其官別之鄭注引周禮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
牲是也蓋周人貴爵所能即於位別之所謂天下有道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旅酬者祭之事主於事神
然神必降福故主人獻食酳尸之後有尸嘏主人主人
受嘏之事主人必行神惠故尸爵既止主人主婦致爵
主人獻賓及衆賓之後有主人堂下設尊酬賓及兄弟
之事又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故嗣子舉奠之後有賓與
長兄弟相酬衆賓及衆兄弟相酬交錯以徧之禮所謂
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
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

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賤也逮賤有二義弟子以有事爲榮一也無算爵時弟子亦在相酬之列得分神惠二也祭畢而尸謖歸尸俎異姓助祭者亦歸俎同姓則留與之宴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所以尊賓客親骨肉是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詩所謂樂具入奏入於寢也

方策

方版也策簡也古者大事書之於版小事簡策而已其材有木竹之分其式有廣狹之異左傳序正義云簡之

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是也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簡止容一行故以兩句爲對也書酒誥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其說未確大抵策之長短靡定簡則二尺四寸耳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至簡中容字多少亦無一定大抵少或八字多或三十字不等也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

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三家之所脫者中古文有之而其所多之字與簡數悉合所以證中古文之足信也而每簡之止容一行亦可證矣簡狹而長編簡者當於簡頭爲孔按其次第以韋貫之夫子讀易韋編三絕是也

蒲盧

詩毛傳云果臝蒲盧也故鄭注以蒲盧爲土蠭說文所謂細要土蠭者是也釋文亦云今之細要蜂也一名蠮螉此自不易宋沈括以爲蒲葦殊爲創解朱子采之或謂與樹字闗合邪但古人文字變化正不必取其一類

祇進一步言其速耳且蒲葦之生亦必積月累時果嬴之化不過七日其速甚矣似仍以古注爲確朱子作或問謂此瑣碎不足辨固知章句之有未協矣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脩身以道此身日在道中道無不盡卽身無不脩也脩道以仁仁字卽指惻怛慈愛說經綸天下之大經卽此脩道也肫肫其仁卽此脩道以仁也蒙引謂仁字兼三達德不可從章句謂能仁其身句亦不可泥

華嶽

華山太華山也嶽山岳嶽山卽禹貢之岍山也孔疏引

地理志云吳嶽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汧山在雍州案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華嶽自是二山此處所稱乃與河海對文也

集說錯誤

元陳可大澔集說好以已意改注疏其中有斷不可通者約舉數條如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横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槔槔衡上低昂疏云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横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釋文云橋居廟反集說分橋衡為二而為之說曰

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夫以橋爲橋梁之橋橋所以濟人不必皆高或有高者則中高而左右下奉席者若如此狀則不得如衡之平矣況秦漢以前名梁不名橋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云謂講問之客也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疏云所布兩席中閒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集說云兩席並中閒空地共一丈則於函字不合矣且兩席之閒止空三尺三寸有奇古尺當今尺十之

七則爲二尺三寸有奇矣如此迫狹或可接膝密談何足以指畫乎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云士師謂兵衆士之爲兵師之爲衆有何可疑集說乃云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横之意歟則以士師爲刑官矣不特士師之來無庸警備且自遠見之何以遽辨其爲士師乎

席蓋不入公門注云席蓋載喪車也疏云喪車蓋也與下重素爲類惡其不祥也集說分而爲二曰席所以坐臥外九室九卿朝焉獨不坐乎曰蓋所以蔽日與雨庫

門即郭門去公宮尚遠兩與日能不蔽乎是有意與古
人爲難矣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注云題上事下有敎世子
句注云亦題上事下又有周公踐阼句注云亦題上事
葢古書有此例爾雅釋天等篇如此者甚多集說旣引
后梁王氏之說以爲衍文下又自爲曲說殊屬無謂
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疏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
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集說云此八字當作一句而
爲字平聲葢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
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

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如此說是登席當由前
也鄉飲諸禮及鄭注皆誤矣抑思布席雖密豈無容足
之地若數人共一席獨不可由後升乎陳氏此條尤謬
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以讀書食則
齊爲句葢空坐則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及食
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也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可知集
說以讀書食爲句引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
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與是費解
少儀凡羞有湇者不以齊疏云湇汁也羞有汁則有鹽
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主人味薄卽曲禮所謂

無絜羹也集說以湇爲大羹此言凡羞非祭祀非饗禮
不知大羹何來且大羹不致此又何待說邪
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
舅姑也正與上事之違針對集說以男行而女不隨親
迎而女不至釋之與上恐事之違也何涉
集說所采大率取之孔疏或以疏文太繁約舉其說此
亦不得不然然纂述之體直載其說者當載其書名以
已意約舉其義者則不必載其名今案集說有約舉其
義者或加疏曰二字有直載其文數行者反不加疏曰

二字幷有以疏說嫁名他人者如石粱王氏未詳何人陳氏屢載其說實多疏謬又有浩齊者亦不知何人集說不載其姓其說亦卽疏說陳氏豈欲采疏說而畏人議之乃更爲此展轉以示其采用之博不專一書歟似失纂述之體矣

男培棨敬鐫

羣經識小卷四

羣經識小卷五

高郵李惇著

手文

隱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昭元年傳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頗疑虞字魯字筆畫太繁正義曰石經古文虞字作㕡魯字作㳄如此則與手文相似矣今說文猶有㳄字爲字古文亦作𦥑皆與手文合也

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曰元年者人君即位之始年也正月者

一歲之首月也曰王正月者春秋魯史而所用之正朔稟於天子故曰王正月也次王字於春字下者春爲四時之首百王所同而正月則時王之所定也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固魯史之舊文左傳更加一周字者所以別於夏殷之正也自緯書有五始之說漢儒董仲舒何休因之杜氏亦襲其說宋胡氏亦因之遂以此爲開卷第一義不知元曰元祀月正曰正月其來已久古器物亦多稱王正月非夫子所創之新義也義本易明而諸儒強爲推衍似失之鑿矣

及其大夫

弑君而書及其大夫者春秋有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有正色立朝之節仇牧有不畏彊禦之忠荀息雖失匡諫而能不負所託忠於所事皆春秋所深嘉故特書之公羊以三人爲賢是也左氏亦無貶辭杜氏拘於傳例謂三人書名皆貶辭因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其說可謂舛矣經書弑君凡二十四其餘諸臣皆賢於此三人而得不貶乎抑將正此三人之罪爲弑君者分罪乎聖人作經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初不以名與字爲褒貶書

名書字史家自有其文夫子特因其舊耳劉氏敞曰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此亦不然國君不生名薨則以名赴史家因而書之大夫無生卒之別沒則稱字此自各不相蒙不以名與字爲尊卑之所在也

穀梁以孔父爲字杜氏以爲名唐啖氏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豈皆名乎春秋時如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孔子之氏正以先祖之字爲之則其名嘉而字孔甚明其孔父嘉連舉者如宋蕭叔大心鄭祭仲足之類杜以蕭叔祭仲爲名亦誤也以名爲貶固非以字爲褒亦不然葢春秋之美孔父在及其大

夫四字不在稱字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仇牧荀息皆然不以名與字爲異也穀梁曰爲其祖諱也其說亦是春秋雖非孔氏家傳然或本爲孔父嘉聖人節去一字於義亦無害也杜氏因書名而定其爲貶此說經一大障蔽又從爲之說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矣

紀譌爲杞

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案紀

侯爵杞在春秋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則此三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矣諒哉

失地稱名

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春秋時滅同姓者甚多皆不書名惟衛侯燬書名朱子謂因有衛侯燬卒而誤衍者是也惟失國之君書名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程子謂大爲紀侯名較大去之說甚爲平正至桓公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則公穀失地之說是也是時鄧尚未滅豈爲國所逐而出歟不可考矣要

之左氏賤之之說非也

紀當爲己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胡傳云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獨取穀梁之說葢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謹案胡氏據穀梁傳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云其不地於紀也范甯解云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

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傳其不地於紀也者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故何休難云在紀無爲不地康成云紀當爲己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己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已然

胡氏又踵其失亦鹵莽矣

此戰內以公主之外以齊宋主之魯與鄭爲一黨紀則求庇於魯者齊與宋爲一黨衛燕則從其役者宋之所怨者鄭而前年魯棄宋與鄭十二月及鄭人伐宋則更怨魯齊之所欲取者紀而魯常庇紀則又怨魯故四國

伐魯魯侯紀鄭兵至而始與之戰故曠日持久兵遂深入也紀先於鄭者侯爵也齊雖侯爵而屢先於宋者國大兵强也

送媵結盟

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條說者有三失誤貶公子結一失也誤解陳人之婦二失也誤解於鄄三失也杜氏預曰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傳曰譏其輕以失人也孫氏復曰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惡之又云秋盟而冬加兵非所以利國家是皆誤貶結也案諸儒矯制之

說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聲溺專命之比齊之伐魯自因魯納鄭詹非因鄄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媵陳之好也鄄之盟卽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據事直書結稱公子固非嘉之盟稱遂及亦非惡之也劉氏以陳人爲陳大夫胡傳以陳人爲微者皆誤解陳人也案媵雖淺事而非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魯不必往媵況遣卿致之乎其不言陳侯夫人者穀梁所謂略之者是也因媵而盟書之意在盟不在媵也程子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吳氏徵謂媵乃結之私事皆誤會於鄄也案孔疏云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

國使之從媵而行鄄爲衛地陳取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鄄停女會盟蓋自魯至衛都鄄乃必由之路適至於鄄聞齊宋之謀而遂及之也此節句讀當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爲句於鄄另作一句不當混作一句讀

虛邱之戍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左傳云虛邱之戍將歸者也如傳文則是公敗邾之戍兵而不詳其所以敗之之由杜解云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謹案齊自爲魯誅亂魯復請而葬之者正義所謂外

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者是也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欲侵魯齊魯本無怨惡亦不因送喪而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亦不合事情僖公之於哀姜非有母子之情也竊謂以經文觀之當是邾來伐魯而公敗之也傳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莊十一年公敗齊師於長勺夏公敗宋師於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鄑書法正同下云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亦相類想邾人旣送哀姜爲魯除害或亦如莒人索賂之事耳然則左氏不足據乎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爲魯地或是邾人

乘魯之亂取虛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故過魯而爲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己意逆斷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

風馬牛

僖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云馬牛風逸乃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謹案牝牡相誘曰風書馬牛其風是也尚書正義亦引此爲證賈逵云風放也風馬牛不相及言其相去之遠也杜氏舍常解立說於文義終不分明

縮酒

僖四年傳無以縮酒杜解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謹案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杜解葢本於此然案後鄭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如後鄭說則茅有兩用縮酒亦必兼二義乃備一取其歆一取其潔郊特牲曰縮酌用茅則泲酒之用尤大杜專用鄭大夫說遺却泲酒一層於義未備

高粱

高梁一地而杜解三處互異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梁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梁注在平陽楊縣西南案平陽縣爲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在臨汾東北五十里注皆云西南方向已屬不合至楊氏縣則漢志晉志皆無之此注亦曰平陽楊氏縣葢因傳文有楊氏字後人遂誤衍氏字葢羨文也案昭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注字遂并廿五年注亦衍氏字也若僖九年注則陽字下脫一楊字耳其實四處注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

號射

號射見僖十四年傳杜解云虢射惠公舅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小戎子生夷吾則虢射非惠公舅也杜氏葢本國語公曰舅所病也之語然彼處韋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則固不以惠公爲虢射之甥矣韋說似勝杜解

二注互異

僖二十年傳公子士洩堵寇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以前伐滑爲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

滑爲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
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
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又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
寇及堵俞彌爲二族然案前後二役似皆此二人洩堵
寇即洩堵俞彌葢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及
寇爲其名若字也鄭公子多不可考杜於前則以洩字
屬下於後則以洩字屬上似非再案宣三年傳文公子
有公子士則洩字屬下無疑

城父父城

僖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杜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

父縣二十四年傳邦晉應韓杜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
昭十九年傳大城城父而寘太子杜解城父今襄城城
父縣今檢漢晉地志漢沛郡有城父縣晉分沛郡置譙
國城父遂屬譙國杜云夷在譙郡城父縣者是也至彼
二處城父並當作父城漢父城縣本屬潁川郡晉分潁
川置襄城郡父城遂屬襄城漢志父城縣注云應鄉故
國周成王弟所封杜解蓋本於此其當爲襄城父城縣
無疑曰襄陽者亦傳寫之譌也楚寘太子之處亦在此
地杜解亦當云父城蓋此地春秋本名城父而漢晉志
並作父城者蓋漢時因沛郡有城父縣而改作父城耳

沈尹

宣十二年邲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案沈尹前此未見後惟成七年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再見而已其他事迹無考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是說作縣尹矣正義云楚官多名曰尹是以爲連尹工尹之類如其說其官亦遠在司馬右尹下不當將中軍也今案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之事與淮南子劉向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史記說苑亦同）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即虞邱子本爲令尹故外傳曰沈令尹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既而以孫叔爲賢薦之

於王使爲令尹而已讓之故是時但曰沈尹也因其本爲令尹王所親任故職掌在子重子反之上耳又案宣四年越椒旣誅而孫叔至宣十一年始爲令尹前此八年爲令尹者其沈尹歟

五叔無官

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杜云管叔鮮蔡叔度郕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葢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爲此皆太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固以太傅兼司空者非無官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載毛叔鄭杜云聃亦誤或傳寫之譌史記管蔡世家有曹叔無毛叔以

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爲長葢無官者未爲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周公異母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爵尊卑之異豈相妨乎

戌爲疾甥

哀十一年傳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則悼子憖之外孫也悼子即位故夏戌爲大夫注云夏戌悼子之甥以二十五年傳云彌子飲公酒納夏戌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夏戌子爲疾從孫甥則戌當爲

疾甥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憖之女下云故夏戊爲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之父也以視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憖曾孫杜氏未曾注明疏亦當爲補出

韤不从衣

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韤而登席注云古者見君解韤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未聞著韤皆用行縢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偪桓五年傳所謂帶裳幅舄是也禮但著脫屨解屨納屨之文而不聞解韤秖此一見蓋著韤非禮故衛侯怒之卽以足疾爲辭而猶不解也

其曰君將瞉之葢足疾或有臭味達於行𦢊外也瞉字从口𣪊聲今監本或作䁤或作瞉皆非韤字从韋以皮爲之或从革从衣者非

凡例

春秋一書義嚴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讀經文而自明者有必攷其事而後通者左氏采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爲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暢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歷數地理世族詳考博證

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蔽蓋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并其不可通者亦强爲之說說之既久遂以爲必當如是觀釋例中反覆辨論直是實見其然並非爲護傳起見矣杜氏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今案五十凡中如宣四年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此爲周公之舊法乎抑孔子之新意乎五例中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書齊豹盜爲求名而亡三叛人名爲欲蓋而章聖人之意果如此乎其

言曰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杜氏之自以爲度越諸家者其受病亦即在此矣

三傳

三傳以左傳爲長與二傳相傳陋說迥殊魏鍾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譏公羊爲賣餅家數洵不誣也兩漢儒者多信公羊直是逢時遂與穀梁之說半與公羊說同其餘亦多迂謬然棄瑕取瑜其中亦多可采公羊中如以王爲文王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爲復仇以宋襄爲文

王以趙盾爲行仁悖理傷道不過數大條穀梁中如去
其例時例月例日支離破碎之談其中亦頗有勝於左
氏者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諸子雜家之說尚多
可取況二家傳授爲聖門之支流餘派乎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五